



書  
印

□ 13  
2964  
1



口 13  
2964  
1-6

口 13  
2964  
1

新念圖書  
九  
月  
日  
早稻田圖書館

名疇序說

名疇者何也此書蓋正孝悌仁義諸德物之名明其義理之等類以九疇紀實體用道而使其無漫忽紛亂之患故命曰名疇蓋夫萬物之名皆起於上世上世之民以其淳粹之性精明之智觀物之情窮理盡性象之以聲氣夫然後萬名出名出而後文字興焉文字也者所以通其名於遠之具耳是故字畫末也名物本也名物者何萬名之聲出於口口內有形而氣鼓焉形者唇舌齶齒喉是也氣者開發收閉是也形氣遇合之際必又有成其所觀之物象存焉即所

名疇

序說

一

13

謂名物者也。名物之爲物，衆人昧乎其象，是以其言之也苦難。凝也。名物致凝，則行亦因得有恒。易家人卦象傳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蓋亦言其歸一也是故。孝悌仁義諸懿行者，固皆發之乎性情之正。而其行之之人，必執其德物。德物者，即名物也。是故孝悌仁義諸名物者，性命之所由以著道義之所由以辨而做執之者，又可以成德焉矣。是乃先王之教所以貴名之旨也。雖然，夫形氣之合者，固法天地而成焉。而民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也。唯聖人識天地而知之別象，其文理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用以開名物。於是名物之義大晰而民之性情皆統于已。此又聖之所以爲聖者也是故。開物者聖人之道也。周易明之繫辭傳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蓋夫易八卦作於伏羲氏而神農氏以下世傳其開物之法。至周文王演之作周易及晚周列國之史獨傳其卜筮之道而開物之法則以傳不得其人而幾亾矣。吾夫子以天縱之聖學易蓋其少嘗之宋得坤乾而以復續夫幾亾之緒而至晚猶嗜其學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故吾夫子雖於一切物名亦善推言古義。

如議舜名爲執兩端而用其中之義謂驥爲稱其德之名者皆是也若乃其言德物語雖異辭旨歸一致學者可以爲則如諸弟子問孝問仁不一而足乃亦以是故也是故凡孔門學於德者亦皆觀之物象如夫子在輿之喻顏子喟然之歎可以見矣降至戰國學者舉名辨物流風遺俗尚存十五六是故禮記左傳國語及諸子之書其可徵證者尚甚多矣自易學失傳後世獨以爲卜筮之書而開物之道湮晦不見至漢宋諸儒既絕師傳不識斯學徒鑿遺文講以私臆乃其解經言義之間名物訓詁一切粗略眇如影

響道德仁義人異其說則古聖人之精義一定不可易之則不可復見矣噫道之否塞亦極焉矣方今我邦

聖明在御天下昇平予生幸會斯文將興之運而鑽研易學者殆四十年始得通其開物之法乃嘗於夫孝悌仁義諸名推其聲象開之其物後屢爲人答問舉其所開聞者徃徃多苦難通又或病其義之漫忽紛亂乃亦以昔涉精微故也於是據周易說卦所言九疇比擬其物類以見之情理之所在則頗得解喻矣今因次序所開名義併附所比擬疇象更徵以詩書

易論孟禮記左傳國語及諸子之書所言又各附或問以宣之曲義諸德名物大約之旨庶幾可覽觀矣儻有君子欲執以成其德者此其或足以資焉乎

附九疇說

九疇者人所意測天地萬物之定範也尚書言天錫洪範九疇於禹禹用之以治水土云蓋夏人於數尚九如土曰九州水曰九河政曰九功九叙樂曰九歌九章即是也而當時賢聖因又推廣其以九為範之義作洪範之書傳至殷末微子以授之周武王然而所謂九疇者其實亦原於八卦而出

焉而八卦之畫者聖人取諸人仰觀天俯察地之情理易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蓋人仰觀天文其所觀者有三曰極曰中曰體因象之以朱籌三而以列之為上俯察地理其所察者亦有三曰極曰中曰體因又象之以玄籌三而以列之為下此天地兩體相依附不離以列之即乾天坤地之象☷☵是曰天地定位既而欲觀天地之用因分天地濶其間而其上天體別附其下以玄籌是名附天之地體其下地體別附其上以一

朱籌是名附地之天體於是天本上末下得兌澤  
之象地本下末上得艮山之象<sub>☶☶</sub>是曰山澤  
通氣於是其天體之下別又置一朱籌是爲天陽  
下施之用地體之上別又置一玄籌是爲地陰承  
上之用施承之中間當又有其施承之混合者因  
又別用朱玄二籌橫比置之此置若以累附則是  
既成之象非其當也故橫比陳之以象其未成又  
其陰陽左右無定方以效其混合於是本上末下  
而中取其陰則是震雷之象本下末上而中取其  
陽則是巽風之象<sub>☳☳</sub>是曰雷風相薄而此橫比者

名曰道除道而上離火之象也下坎水之象也此  
坎離以有中道之隔其陰陽不相通<sub>☵☵</sub>是曰水  
火不相射於是從上本數至其中末則乾兌離震  
從中末數至其下本則巽坎艮坤<sub>☴☴</sub>即所  
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卦立次序之所本而八  
卦相錯者即謂此也人據地而言物於天則聞者  
神往焉指物于地則聞者神來焉故上曰往下曰  
來而今上自本至末是順下自末至本是逆故曰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也而其籌則天極一天中二  
天體三天用四道五地用六地體七地中八地極

九恰得九籌此九籌者民又日用之以意於夫萬物矣蓋物有彼我而皆以其體爲內外之限畛極曰紀中曰實紀實者言乎其隱內者也用道者言乎其將發於外者也道者用之不息者即彼我之所合也去彼我而約之則五即予所恒言紀實體用道是也左傳言楚左史倚相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以今思之九疇以天地人三爲分墳分也以紀實體用道五爲常典常也八索即八卦言其卦互相須而成交錯如索也九丘即九疇丘疇皆以物之所止名也彼蓋述此九疇義者名雖多數

其實一書而當時楚國史官所傳有是書也易又有數九疇盈之爲十因以其所盈之一上下運轉不息以象天地精神之不死之法所謂大衍之數者生於此而君子以資道焉而淮南子曰宮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于人形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正亦以是加一之象言者也由是觀之西漢中葉人尚有識是九疇之義者矣自後亾失來令人意象茫昧不明者豈不哀邪或問夫人之觀察於天地也意於物也其數皆同範於是九疇者何也余答之曰蓋夫天地之

間神明盈焉神者陰陽之妙機也明者日月之所  
生也神與明合乎天地之中則上下感於天地感  
於天地而以爲常者神明之德也而人心者神明  
之所宅也是以人之觀察天地也斯德乃見乎其  
中矣蓋觀察而感則其意識之其意識之則成象  
象有分故數乃生焉是故疇有九則足以盡天地  
焉而我與物者亦天地之類者也是以其數以九  
則亦盡之矣故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雖然九疇又善以其九變化是故其一疇有時各  
又自生其八疇動靜相因變化相乘其生無窮以

與萬物之無窮相配矣又問夫聖人何以作是八  
卦以欲通德類情也答曰凡物之情不以其疇象  
明之則其意昏矣故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是故九  
疇之義又可依以總天地萬物以立之裁制之則  
矣是故凡名物開之以易物既開喻其義類以九  
疇諸德名物依疇比擬之則聞者思過半矣

天明四年甲辰冬十月平安皆川愿撰述



天甲甲氣冬十月甲寅會川恩德  
 生也明公于天也  
 天甲甲氣冬十月甲寅會川恩德  
 生也明公于天也  
 天甲甲氣冬十月甲寅會川恩德  
 生也明公于天也  
 天甲甲氣冬十月甲寅會川恩德  
 生也明公于天也  
 天甲甲氣冬十月甲寅會川恩德  
 生也明公于天也

名疇後叙

凡彝倫之宜當履信執忠以恕為用而以從夫孝悌  
 之行此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之所當必由之道也而  
 欲盡之其道者其處已也由恭其思也由敬其用也  
 由儉其出之也由謹慎其言也由謙遜其於物也由  
 讓則民可無嫌厭其德矣而敏毅則其事可以有功  
 惠慈則人懷其德矣此十七物者為君子之所以處  
 已勤身及人之用執德能不失是十七物者乃為君  
 子人矣民有士有農工商而士必將治農工商者也  
 其德未成君子者不可以臨民庶也於是有講學以

十七物

名

論

十

長其智，智以知之，仁以處之，勇以從之，則德乃可以  
 得成焉矣。此四物者，為君子所以取義、摯德之用。君  
 子既居其位，其位為眾庶之所胥附也，不寬柔則不  
 足以容眾也，不剛彊則不足以執其事也，不溫良則  
 不足以終其事也，不正直貞廉則或因以之回邪矣。  
 此十物者，為君子所以立位、從政事之用。而凡此諸  
 德者，皆又有取其原焉。其能用諸德而足以統眾者，  
 為元德，原天地之元德者也。其所用智足以辨物者，  
 為文明之德，原天地日月之經緯光明者也。其材力  
 足用以禦亂者，為武德，原天之剛健者也。德能合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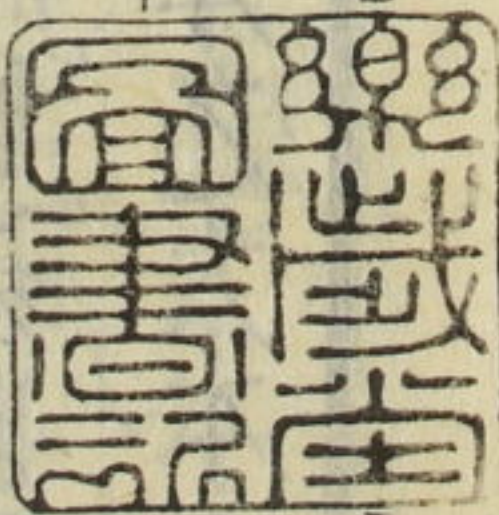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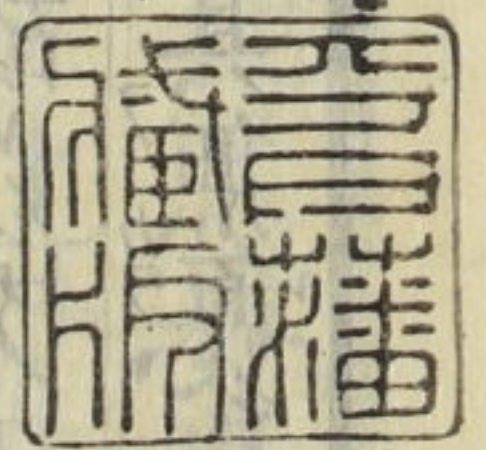
大者，乃可以致夫民人之和順。和順成常，則祥和順  
 者，又天地陰陽之道之象者也。此七物者，皆其德之  
 大者也是故。君子其身之所自於其道者，亦有以取  
 法天地。蓋其誠之者，則天之道者也。義之者，法地之  
 理者也。善者，率道之性之所以效夫陰陽之相繼而  
 以進於道者也。神者，其道之所以參合天地之化者  
 也。此五物者，道之全體備矣。君子道德既與天地鬼  
 神之情合，而以敷政制刑，則以能得成民之和順，而  
 和順之義，又脩之以詩書禮樂之教，而以俾士民皆  
 講學焉。此六物者，君子治國之要也。學之所出人材

以成賢哲則彥聖可希也賢哲彥聖者所以明道德  
任治教以安民人者也此四物者君子所用之材也  
教成道尊而士民其心志意不囿性情得其正則上  
帝之命各存乎其中矣此六物者人之所以從道德  
之本也

名疇後叙

名疇卷之一

日本平安皆川原著



孝者身善體父祖之心自致其順而以敬之之名也  
其疇象為實心之用體父祖之心於其紀之位分之所  
紀所當之類也禮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者也蓋天地之道以順且繼為情而孝乃其情  
發見於人者是故人道以孝為本孟子曰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



也此亦以謀生子繼其宗祀為孝乃繼之大者也禮  
曲禮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注家以為下不足  
傳后上不足奉先此亦以喪過毀傷則有絕繼之虞  
故比於不孝者也可見孝以善繼其父祖為貴也論  
語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疾者謂其子  
之心疾於繼業有子而疾於繼業則其父母之情必  
以是為憂此天下為人父母者之通情也中庸云無  
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者亦以  
武王善繼其祖王季之業故以文王為無憂也為人  
子能知其若此而務欲使其無憂則孝之大本立乎

此矣是以夫子之答云爾此又孝貴善繼之一証矣  
而其繼之之情自愛之始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  
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  
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  
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  
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此五者皆生於愛已  
身而成於驕恣者也是故能不愛於已身者然後能  
愛其父母能愛其父母然後能繼其志不能孝愛其  
父母者必亦不能仁愛於人也是故君子之道亦以  
孝為本周語云孝文之本也論語有子曰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謂是也詩大雅卷阿篇曰有孝有德天孝亦德名已而今以此特分言者觀之乃知諸德亦以孝爲本者矣本立道生則可以爲君子矣書堯典帝訪其羣下以可若時登庸而師錫帝以舜爲人亦不稱他材德而以孝曰父頑母嚚烝烝乂不至茲而帝卒以登庸之此其君臣之意皆以爲孝能令其頑父嚚母感化則其材德乃可堪大任以爲政天下也周書君陳亦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唯當一心孝恭則友于兄弟者由此出而下民亦從之孚感而化也詩大雅下武篇曰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亦言孝思可以爲天下則也又有言孝爲則於國家者論語夫子曰孝慈則忠此言上之人示父慈子孝則使民忠卽語孝爲則於一國也詩大雅既醉篇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言其身能孝則亦必生孝子孝孫卽語孝爲則於家也如左傳隱元年穎考叔諷鄭莊公使其母子再相見之下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下因亦引此詩者所謂斷章取義者而純者不雜卽不已之稱以穎考叔其心雖斯須不忘其親見美食輒思遺其母故曰純孝也又凡爲人子事其親有竭力之事有食養之事論語子

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書酒誥曰用孝養其父母然而此二者未足稱孝孟子以曰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者爲非孝子之心是竭力未爲孝也孟子又曰曾元養體者也曾子則可謂養心也論語夫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是食養未爲孝也是故人子之事親雖有竭力食養不以敬順從之未足稱孝也禮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是善言其

順者也曲禮曰爲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此善言其敬者也而祭義更有進焉者曾子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即是也是故孝者亦人終身之行也於其喪祭則可以觀之矣故喪有言孝者論語夫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卽是也祭有言孝者易萃卦象傳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詩小雅楚茨篇曰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苾孝

祀神嗜飲食文王有聲篇曰匪棘其欲適追來孝言  
來諸侯孝孫嗣服者也論語子曰致孝乎鬼神儀禮  
士虞禮二月而葬遂卒哭將以其明日而祔而饗其  
辭曰哀子某既祔而祭其辭曰孝子某蓋未祔之前  
哀勝故稱哀子既祔則復於其為人子所當常執之  
心故曰孝子也禮祭統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  
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  
親也有二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  
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二道  
者孝子之行也如論語夫子曰生則事之以禮死則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乃亦以告大夫之孝故專言禮  
也又弟子於師有猶父之義故其事之亦有孝之道  
故論語夫子曰回也視我猶父禮檀弓曰事親有隱  
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師無  
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晉語曰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  
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  
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可見事  
師亦有孝之道故論語子夏問孝夫子曰色難有事  
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色難者

謂意難其事而見之顏色也言色難之而服其勞及  
 饌酒食者非孝也先生稱師也弟子於師之禮固當  
 然也已汝豈是以為孝乎以見愛不發諸誠心則徒  
 禮不足貴也古又有言推孝之道者孟子曰老我老  
 以及人之老禮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即是也大  
 抵為人子弟者驕恣則其言行必多犯上犯上者必  
 不能孝父母敬尊長恭儉則其言行必多順上順上  
 者必能孝父母敬尊長故論語有子曰其為人孝  
 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楚語申叔時曰明恭儉以道之  
 孝要之人雖幼少其事父師尊長當務慎恭儉自起

其敬順之心以從事之也此乃習孝也習已成德性  
 則可以安父母可以繼其家業可以終身行其父母  
 之遺體而莫辱其親也又禮大學云孝者所以事君  
 也坊記子云孝以事君然則人臣欲善事其君者亦  
 非素習孝於家則不可得能歟要之子道與臣道雖  
 有小異而其大同也禮祭義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  
 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  
 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此者謂父母既沒慎  
 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者也是故孝為諸德行之本  
 矣



或問爲孝之心安生答曰斯問也譬猶四體之問耳夫四體者人之所固有不須問者也爲孝之心者亦人之所必有不須問其所生者也詩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此言人必有爲孝之心也蓋人未有不賴其父母鞠拊畜長之恩以達其生焉者而其有感戴思報之心者固亦人之天性也則夫體父母之心自致其順而以敬之者人心之所必有者是故孝者爲人子當務之分分之所在道之所極道之所極出於至誠羊亦不有跪乳乎鳥亦不有反哺乎乃禽獸尚有之

人豈可不如禽獸乎今爲孝之心之生是問其豈謂有所待乎孝者非所待學問知達然後得行之者也凡爲人子者之於孝無男女無老少無貴賤無賢愚皆不得不從事之乃雖心之或不厭苦而亦不得不悛改以從焉又不得不竭力焉夫然後物始得以議之其善惡事始得以言之其是非苟不本於孝乎是其爲大準者已錯矣物安善惡之事安是非之是故爲孝之心者人所當自勉立之於其中者而非所待學問知達然後得行之者也詩曰既曰告止曷又鞠止者是之謂也

或又問孝德之足以治天下答曰凡天下之衆其  
 心統一則安安則治不統一則危危則亂詩文王  
 有聲篇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自一方思其三方之民蓋皆服而每方亦皆無  
 思不服則民豈有肯念亂者乎故曰統一則安安  
 則治詩大雅桑柔篇云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  
 有黎具禍以燼亂釁一開不見其可夷則天下之  
 民皆自危其滅亡也其禍亂乃至滋甚矣故曰不  
 統一則危危則亂而是安危之本安起循前王之  
 政而不易者民之所安者也屢改舊憲以從新令

者民之所危者也危以相恐則不能安不能安則  
 亂生焉古之明王有觀於是是以其舉事必法古  
 昔遵前王而其諸侯亦乃各迪其先猷奉其舊訓  
 以繼其父祖之躅而來王不怠詩大雅下武篇云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者是之  
 謂也諸侯而於其卿大夫士卿大夫士而於其家  
 人庶人而於其妻子亦皆其身率之以孝則靡不  
 和協順從矣孝德足治天下之義可以觀焉  
 或又問中庸舜大孝武王周公達孝之義答曰舜  
 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以其孝格于天

故遂得以其天子與天下祭其宗廟鬼神其事大矣故稱曰大孝也武王周公制禮教天下以其孝思各事其祖考故稱曰達孝也

或又問孝經答曰漢儒之說孝經曰夫子列之為經然視其書體與禮記中坊表二記及緇衣仲尼問居等諸篇相類而與詩書易春秋諸經異且其說孝頗有與孔子之旨不合者且雖每章引詩以斷之而其旨比之於詩所言甚淺余因疑戰國之時人所輯書以託其名於孔子曾子者而後人見其書專言孝可貴遂加之以經名耳又問孝經說

孝有與孔子之旨不合者何以言之乎答曰孝經

其第一章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此蓋本於禮

哀公問夫子所對敬身哀公問云君子無不敬敬

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凶成親又云能

則能成其親矣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

親之名之數語雜用禮祭義樂正子春下堂傷足

答弟子之語皆作辭以代敬身之文而以偽造之者也然如曰敬身者夫子固已自解之以為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之謂則是乃君子自於其身

思親之心所願已繼其志之意固與詩書論語言  
 孝之旨合與夫不敢毀傷之說其所旨不同也如  
 不敢毀傷保全其身之說古人亦多有言斯旨者  
 如詩大雅烝民篇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曾子曰  
 啓予足啓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孟子曰  
 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之類即是也然而君子  
 此保身之事別有一義其一君子以保道義保國  
 家易繫辭傳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又曰身安而  
 國家可保也者即是也其一君子懼其身有過則  
 以辱親也禮曲禮曰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又

曰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者即是也是故君  
 子唯以其自崇德性與懼辱親則以思保全其身  
 矣至如祭義子春之說乃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  
 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  
 身可謂全矣此雖曰聞夫子曾子而不論道義不  
 言國家一以完全其身為人道如是而已矣此其  
 為辭旨大與君子殺身成仁之義相乖矣恐非夫  
 子之語也今孝經乃至以此不毀傷為孝之始豈  
 與孔子旨合者哉如祭義所謂辱身者亦須有辨

別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據此辱身謂伊尹負鼎百里奚鬻五羊皮之類而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者亦皆不辱身之事矣然而以斯不辱身立其行節者又小與夫子之道異矣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又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我則異於是無可無

不可蓋夫子生當天下道衰之世如欲不辱身則當隱而勿仕勿仕則是無君臣之義者矣是以衛靈雖無道而亦見之季氏雖強僭亦仕之公山弗擾及佛盼之名皆欲往而曰不日堅乎磨而不磷不日白乎涅而不緇是不厭辱身也雖然衛輒身逐其親則亦不爲之矣是不欲辱身也由是觀之論在於辱身與不辱身而以立其行節者其與夫子之道異者亦可見也又問論語夫子曰潔已以進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此所云潔已潔身豈非卽不

辱身之謂乎答曰潔已潔身是身內之事辱不辱是身外之事不同也但辱身之中又有因遂甘受其污穢不厭者故不辱身之中又有可謂之潔身者然又有外辱而內實不污者如桀下惠二黜而已不失其直道者即是也是故潔身與不辱身要不同矣又孟子言潔身唯因辨聖人遠近去不去而言之耳非謂聖人以此立其行節也不然如於陵仲子不肯居母兄之室者豈可謂與聖人行節合乎大抵舍義而言身者率皆有爲而發之非通義也孝經及禮祭義所言恐皆出於僞撰不足深

信也又問辱身與辱先思之似無大異愚意蓋謂身辱卽是辱先不知何以爲別答曰身辱有二一是身取辱一是爲人所辱身自取辱者如前所謂伊尹負鼎之類是也如辱先者乃以已身辱其先詩小雅小宛篇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爲人子者其行不肖則人譏其父母以不善教誨或又無端造謗誣其父祖以爲彼家本有陰惡故其子孫生斯凶孽者矣凡此類皆所謂辱先辱親也故辱先辱親其辱之者卽其子若孫與曰辱身者其旨迥別矣又問孝經亦非不知詩故每章後必引詩

名時 卷一  
今日其旨淺於詩所言者何以言之乎答曰詩之言孝其義甚大包天地統鬼神合性情通百物而以貫穿于三百篇中矣故詩言孝之旨深者非就詩學之則不可得觀也今乃欲畧舉言之亦徒成其淺耳雖然試揭一二亦有孝經所未言者魏風陟岵篇曰陟彼岵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此言孝子之視聽於幽而以體其父母之心者也小雅小弁第三章曰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此言父母之心直存在於已心中也其第六章遂曰君子秉心維其忍之此言

父母在已心而秉已之心則其情必不忍視已從不善也四月篇曰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言先祖亦在已心而不忍令已從不善也至於大雅文王篇乃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詩孝經所引之其義甚淺矣詩意本言子孫之心自知其父祖之德若是則當須聿修厥德以行之於其身即能永言與之相配者即是為配天之所命自求多福者也乃至於棫櫟篇言周王壽考者即亦指夫永配命之心比稱之云爾者也其次旱麓篇言豈弟君子者亦指其中能灑然棄已私

而以從先歆所在者稱之云爾者也此乃為孝經所未言之義見於詩者即亦包天地統鬼神合性情通百物之本義者矣  
或又問孝既曰善繼人之志而論語夫子曰事父母幾諫禮祭義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是雖以正直亦抑遏其志意也似非繼之者如何答曰凡孝之所以貴繼志者以其正與天地之道協也夫天地之道順且繼順且繼即亦善也則人之道亦當以繼其善者為正如不善而繼之猶不繼也且人未有不善為性者孟

子曰桀紂如其情可為善即是也是故人之有不善率皆出於其未深思者也其所當抑遏之志意者志意之失其常者也孝者貴繼其常者乃人之志意之常也故曰善繼人之志中庸蓋復申明斯義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是故父母將有過則其子不可不以諫也知過而不諫是陷父母於過惡也若以為雖諫不見聽則是以其父母為非人也為人子之心豈宜然哉使父母改而志於善而已得以繼之其心豈不愉快乎又問諫而不聽則其心以父母為不善乎答



曰否為未善也然而以為未善則幾不敬是以夫  
子戒之曰見志不從亦敬而不違勞而不怨又禮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  
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  
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  
起孝檀弓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  
隨之皆示處諫不聽之禮者矣又問心以未善而  
已起敬起孝無乃佞詐乎答曰否非是之謂也孟子  
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起敬起孝者亦皆反求諸己者也禮中庸曰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孟子又曰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  
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  
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如舜  
之致精誠以終順其父母者人子之事其親者可  
以師法也又問舜父母本頑嚚舜烝烝乂不格姦  
後得底豫得允若此似以其道勝父母非承順父  
母如何答曰其頑嚚唯是其血氣之習使然如其

天性猶是善不然惡能烝烝久不格姦惡能底豫  
惡能允若是故舜之行道祇是承順父母志意者  
也夫子之於父母固當思使之志意常得安適而  
其間又當有權若承順其血氣之所欲而以令人  
誹咎父母是陷父母於過惡也是故孝之安親亦  
以道事之為其要以道事之者推父母之心本之  
於其先祖志意所在其先祖之志意又本之天地  
鬼神之情用是以事其父母是為能孝周語云言  
孝必及神又云昭神能孝卽以是旨言者也是故  
舜之得底豫允若非以道勝父母之謂也昭神之

至竟以使其頑父嚚母感孚而化也乃亦承順之  
大者是以為大孝矣

或又問繼世繼家與繼志孰重答曰凡所謂善繼  
者謂善為之後者也為之後者有子為本有子然  
後其先人之志以得有可繼焉矣故曰不孝有二  
無後為大是故繼志與繼世其事雖如不同而旨  
乃歸于一途矣如但曰繼家則其義少有不同蓋  
庶人繼之於其業士大夫繼之於其祿並皆所謂  
繼家者也父祖已以此為業以此為祿則為之子  
孫者宜當守之不失是天下之通義也然又當以

度於義爲主義不可則雖或變之可也以是言之  
繼世繼志爲重而繼家次之矣世或不知其有別  
以世與家混爲一而夫以繼家爲孝者乃遂至以  
貪守利祿戀保妻子爲切要大事不可不辨也  
或又問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  
事師無犯無隱此犯隱有無皆是何義答曰犯明  
是犯顏色之義而隱與此犯對言且君親有無相  
反者間並用而字以綴屬之故知此蓋不隱則多  
成犯不犯卽或爲隱之事乃是言欲諫之情及出  
其諫言之法者也無隱是欲直有隱是不厭不直

也有犯是不顧傷其志無犯是懼傷其志也事親  
以不傷恩爲主故欲諫不敢直言而見幾微諫無  
犯顏色之事也事君及師以明義爲主故有欲諫  
之情皆直吐之但如事君則其懼或有大於傷其  
志者故犯顏色以諫之如師則固有可質問之誼  
是以雖直言之而不敢犯言使其如質問也此君  
父師犯隱有無之別也然禮家所言諸如此類並  
皆據其常情大抵若是者推其宜以立此法者耳  
臨變應機亦或可權用不必拘拘可也故有子曰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此言孝子有時

亦犯諫其諫但好之者甚鮮少也又隱字據主恩  
生旁義以言之雖非擅弓文意又有可言有隱蓋  
子之所養於親其有求不告貧乏其有使不告勞  
苦親之所聞而憂不敢明告之類及如舜不告而  
娶並皆亦有隱也若夫子行其私以瞞其親者直  
是欺親不得謂此亦有隱也

悌者與弟同以身居長者之後而敬以待其所分任  
之名也其疇象為以實心思紀居於其體身之所紀  
可分任長之類也夫天地之生物先者長後者幼長  
者之後者尊幼者卑是故幼者之不得不待於長者之後者

物情自然之常理也是以人生稍長則其心亦自知  
敬長者孟子所稱曰良能者即是也大抵卑幼者宜  
以其言則常思寡黙不敢亂長者必見問而後對行  
則常從於長者之後坐則常居長者之下有事則為  
長者執其勞服其役凡事類此者並當務勤勉之勤  
勉之則其身因以受益者甚多蓋人寡黙者視聽精  
視聽精則其心受物多而智慮長多言者反是是故  
幼者之貴寡言者亦所以長其智者也又人道之大  
義在以先民為法而自生民以來以此相承詩殷頌  
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即是也今幼者常從長者之

後居長者之下則此亦先以其身習於爲人之大義者也人又未有其身宜從安逸者魯語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太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

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勤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纒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絜而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由是觀之古之人自天子至庶人男女皆務執勞服事而戒惰淫是爲人事之宜然也然則幼者爲長者服役執勞者亦所以自生其善心以防其身怠惰而以習人事之宜然者也夫遜弟之行其所受益者有如此而人稍長則心自知其宜敬長者以

從其行者抑亦人之天性不待教諭而自趣其宜也  
雖然人幼少之時以其血氣易致亢躁故世或又有  
以其身就倨慢怠傲以自反其天性不肯就遜弟之  
行遂陷不善以累其終身可不戒哉如夫君子自幼  
順道好從孫弟長而不改遂以成性則九百禮義可  
由此成性者又得以能執行之故孟子曰敬長義也  
蓋言義所由生之本者也是故君子之所行視之於  
其鄉黨之間乃猶是弟者之行如論語云鄉人飲酒  
杖者出斯出之類即是也又古稱君子之德有愷悌  
之目或又作豈弟蓋單稱悌者其旨或似止言其外

行之謹順而未足以形容其中心之誠到故特更加  
此愷字愷者大開其誠以受其道而無所用禦拒之  
謂也其德能如此者百順成於中而必受天祐焉詩  
旱麓篇曰豈弟君子千祿豈弟即是也

或問弟據字似是以敬兄為本義者意亦乃孝之  
類也而論語夫子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及宗族稱  
孝焉鄉黨稱弟焉之一語並皆稱弟於門外之行  
者何故也答曰弟之義自是本於敬兄者而敬兄  
即是敬長也是故弟之與孝其物雖似相類而其  
實所分屬有內外之別不同孟子曰仁之實事親

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可見孝屬於仁而弟屬於義也夫弟既屬於義乃是為踐形之行踐形之行之能否唯於門外廣眾之交乃可見之而如於門內之事未足徵其可允稱者也夫子欲舉諸其所足允者故一語所稱云爾也又問雖曰敬兄即是敬長然其所稱之之旨又當各有其別如何答曰兄與弟對長與幼對而兄弟固是同生之稱然古人於同父母之兄弟則或別稱之曰昆弟而兄弟則更兼稱內外伯叔之子則雖孟子

所稱其旨不獨止於親兄弟也至如長幼之名並皆稱之於其所同如同族兄弟固勿論如同道同門同業朋友若同列官僚同鄉黨人若同堂燕會之類其他凡敵耦若儕輩曹伍之中可與論較其年齒先後者其間有可敬其長之義存焉矣是故曰敬兄則其旨尚偏曰敬長則其意兼備矣昔契所敷五教之中曰長幼有序而不曰兄弟有序者亦乃以是故也又問然則敬長與敬老意有不同乎答曰不同也如孟子敬老乃唯於賓旅中言之者曰出門見老皆敬則豈有是理是以夫子只曰

安之而未曰敬之也。要之稱曰長幼者，與稱曰老少者，物雖或可類，而所旨不同矣。

或又問孝悌出於人之天性，則奚故更用其教為乎？且既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則君子之道亦盡於此矣。有子何以又言本立而道生乎？答曰：孝悌是為五倫中一大行，乃民之秉彝，自不得不然者也。若乃不孝不悌之行，者千百人中僅有一二，此譬猶人之手足偶有駢拇枝指，非人常性，則然也。惟是凶性頑愚之民，觀其劣行，以導齊民於逆惡，大傷世風，先王是以設刑誅以禁之，蓋不孝之

刑最居其重，而不悌之刑次焉。又懼其為所誘，陷也，設庠序以教之，非人之性本無之，而強使之也。是故孝悌者，人之從天性之行者也。凡人百行之善，皆本於孝悌而生焉。問堯舜何治，乃亦治之使其順天性，以致夫百行之善而已矣。故曰：孝悌而已矣。是故堯舜者，乃能推其孝悌之心，而以及之於四海者也。其推而以及之人者，君子之道，乃順且繼之大者也。此豈謂孝悌則盡之矣哉？唯能務孝悌者，然後可以望其擴至于其大也矣。故曰：本立而道生。



忠者於人之所承我之言若行慎以自省而與之以情實之名也其疇象為我於彼人之所體兼我之道我內用實慎以紀之與之以之類也曾子云為人謀而不忠乎謀之不忠者蓋視人事輕於已事故也夫子云忠焉能勿誨乎乃言既能視人若已則不能以勿誨而已也孟子云教人以善謂之忠此亦與夫子之語同其旨者也晉語宮之奇曰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即亦以慎省為除闇以言之者也是時虞公假晉道以使得伐虢而宮之奇乃又曰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蓋言他國為我寇假道者是為已所惡而

今以施之於虢是視虢輕於已國乃為闇之不除也魯語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此不及者謂不能察也將至焉者言民將以其中中心相應以至至則可以戰故曰是則可也左傳記此乃云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忠者蓋謂民以其中中心應至者曰屬者言令其屬於已也曰一戰者其意亦以其平日之無教而言之也茲又可見忠者即與人以其中中心情實之謂也是故古者雖敵國之交朋友之際苟與之以其中中心情實者並

忠

名壽

卷一

十三

皆稱之曰忠。但臣之事君，有能視其君事猶已事者，此尤可嘉尚。故夫子有「臣事君以忠」之語。左傳昭元年，趙孟云：「臨患不忘國，忠也。」晉語亦有「殺身贖國，忠也」之語。而君之於民事，與以其中實者，亦可稱忠。左傳桓公六年，季梁曰：「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漲，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者，卽是也。後世唯爲「臣事君之義德」之稱，其他不復稱者，大失古義矣。大凡忠德之所以尚於人者，蓋天下之民，雖其形有億兆，各殊其居，有遐邇分異，而其神氣之用，則唯同。由一機，其唯同。由一機，故

凡人民必相聚居，必有其上下大小貴賤男女互相輔互相養，以各達其生，而以必備其一域倫理。而其民舟車所通之域，亦必隨其大小強弱遠近親疎之勢，或相統屬，或相賓禮，蓋以順通則相悅，以逆塞則相怒。此皆其同由一機之徵也。是故人之交際，其所相互爲用情者，亦非以與夫由一之機相合者不足。以佐其生理。夫忠之與人，以其中心情實者，卽與夫由一之機相合，足以佐其生理者也。民是以皆尚其德也。然而所謂中心情實者，亦當須審辨其物，蓋人必各有其上下大小貴賤男女強弱遠近親疎之別。

此為有形者，天賦之分，而此天賦之分者，不止限之其形，而又以貫之於其中心矣。即亦所謂命者也是。故天賦之分者，即亦其中心意思各所生其文理之大本也。是以人之所相互為用情者，此物必興于中，而以動於其意。周語曰：言忠必及意。又曰：即意能忠。又曰：忠文之實也。謂是也。是故其心以形理順道，則通思於通者，其意為正。正者，即所謂中心情實之所。在也。以形理逆道，則塞思於塞者，其意為邪。邪者，非君子所謂中心。周語所謂意者，此亦不可不辨也。或問：心何為而得能忠？答曰：在公私心在內自明。

其中心蓋人私心不忖，則其事上接下，唯視利所在，乃其言行之所出，皆取容悅，隨勢沈浮汎汎不定。譬猶蓬之轉於風耳。然及自省其中心，則其間是非善惡，非無辨別矣。是所謂不忠者，今欲得能忠者，亦須務及是。故曰：在公私心也。又澆季末俗，日趣偷薄，上譎下詐，而詭隨為習，則雖其中心非無辨別。譬猶山間之蹊，為荆棘所塞，甚不了了。也不務自明，則何以開通？雖然，此務自明亦有一其一已學之人，其所辨別是非善惡，率中其權者也。其一未學之人，其所辨別是非善惡，未必中其

權者也而今忠之所務自明兩者皆自盡其知耳  
苟能自盡其知以與人交則誦詐自盡而詭隨自  
止故又曰在內自明其中心也又按忠字从中从  
心卽亦自明其中心之義也

或又問然則忠者必直言乎答曰固哉問也何必  
直言婉順之間亦可致其忠也顧其私心之去不  
去與中心之用否如何耳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  
濱于以采蘋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  
湘之維錡及釜由此觀之其所盛者不必方而圓  
亦可也其所湘者不必有足而無足亦可也

或又問大戴禮曰忠其孝之本與夫子曰孝慈則  
忠此並以忠與孝聯絡其義以爲言者也然其言  
之詳竟未得分曉願爲詳示答曰凡孝以敬爲重  
敬又以承順其父祖志意爲之本而其所謂父祖  
志意者要亦在以己意迎察而以得之者也夫既  
以當用己意則其意必又當以其忠故曰忠其孝之  
本也以子孫孝其父祖也以父祖慈其子孫也其  
上下之分雖有異而其所相爲用情實以欲濟其  
之道者一也夫君上所爲誠能用其情實於其親  
則其下民之所應之者亦必以其類至矣故曰孝

慈則忠也

信者其行之不爽可爲人所憑依之名也其時象爲我紀實之用其行於彼實承我道之用人所憑依之類也是故信德之所得其稱者必於人我相待之間蓋我以爲可見謂信而人不之信則未足稱信德之成也人必信之乃始得稱信是故君子之立信者志欲以成其可稱者也其類一其言先自度其所能履而後出之者如論語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晉語宮之奇曰定身以行事謂之信左傳隱三年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卽是也其一其言已出在前而

身因踐之不敢爽貳者如論語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及夫子曰言必信卽是也而如曰人之信之不之信之信乃又以人於我之言謂後之所踐行亦莫之違而以受之者稱者也要之已身實信其行久之不已則人亦其心必信之是以信德之立必於人我相待之間矣夫必於人我相待之間者蓋信德之爲物本之於天地之道之信也夫天地之道以陰陽四時運行不愆以順萬物以撫萬物而以成其功者天地之信也烝民衆庶固賴是天地之信以各達其生而又自致其行信於交際以各達其事業如失之

而相疑則其上下大小之倫皆不可立故夫子曰民無信不立是故信者凡人無大無小皆所不可不以守者也亡之則事皆不可得行故夫子曰大車無輓小車無兀其何以行之哉而如君子之行尤以信爲重蓋其所以順萬民之所期以定萬民之所則而成其政者唯其信也論語曰信則人任焉卽是也而君子以信爲行則民樂趨以助其事故易繫辭傳曰天之所輔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是之謂也是故君子之立信以其義如未得其義者不必信之論語夫子曰君子貞而不諛孟子曰大人其言不必信是

之謂也如後世所謂俠客者其行稱義實不義卽亦孟子所謂不義之義而其所立信者乃又不義之信夫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云好信不好學其弊也賊是也是故信固可尚而亦不可不以擇也又古書以忠信連稱者多如論語主忠信及言忠信行篤敬晉語云忠信爲周又云以忠信贊君禮記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類並皆以其內思以忠者其外行亦必信故也左傳昭十二年子服惠伯曰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亦以前義言之者矣或問子之四教如文行則有詩禮可以爲教之物

而至於忠信乃似一言可盡其義者不知何言以爲其常教也且文行何故更待忠信也答曰文而不忠則其弊徒以飾其所言而已行而不信則其弊徒以偽其所出而已是故教忠者乃所以教文昭其德也教信者乃所以教行載其常也且忠信者人之所由以得立其身者也是故雖之蠻貊之邦不由此不可行然而人又有尊卑之分小大之等而其所當據於此各有其宜如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者君子之忠信也如謹而信者弟子之忠信也而君子之道亦唯由此德者而後可以

希其有造焉故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又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易文言傳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是故夫子以詩書禮教之文行因其人之所各宜據而以教之忠信夫子之所言於詩書禮者乃皆所以教忠信者也其言忠信者乃又皆所以本於詩書禮者也是故忠信之爲物其義則或可一言盡之矣及其求施之實行則

固當每事舉教示之其宜也矣夫常所教之言推此則可以知也  
或又問孝悌忠信人之懿行也夫子何以言孝悌居士之次又謂十室邑之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  
答曰孝悌忠信者君子之道之所本中庸所謂卑邇之行者也君子之道則由此卑邇而以造高遠不以造高遠則君子以為未盡其善也唯能為士而後可以志行君子是以夫子以士先孝悌也唯好學而後可以達君子是以夫子尚好學也是之謂仲尼之道

怨者當欲施諸人之時因先為思其入之心以如已受其施之名也其疇象為我實心之用思於彼之所體受我用施之類也夫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庸亦云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大抵人主已而不顧則人必多受其害受其害則怨怨則必思所以報此非所以全身也是以夫子答子路終身行之問曰其唯恕乎然人動自為其血氣蔽而智為之惑則不復顧人而不能為恕必也祛蔽除惑然後始可以為恕焉祛蔽除惑乃明也是以左傳隱元年君子曰明恕而行要之以禮故古又有言恕於此祛除之處



者禮大學曰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  
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蓋  
言已當欲施其事於人之時先須以省之於已身已  
情所不欲則人亦所不欲者也此已情所不欲是之  
謂藏乎身省思於此謂之怨苟不能怨於此者未有  
能以其事喻諸人也而以凡怨之事並皆如此先求  
人之情於已之心故恐人或疑其或不中也故大學  
此下又引書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  
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蓋明其率無所不中  
也今此文在一家仁之上者蓋錯簡也君子能用是

怨體兄之心以事兄體弟之心以撫弟則詩所謂宜  
兄宜弟也宜兄宜弟之法可用以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之法可以教國人也能勉強以行之即亦孟子所  
謂疆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者也

或問曾子之言及中庸以恕與忠連稱者何也答  
曰忠者與人以其中實也恕者準已情以致諸彼  
情也欲與以中實者然後得以致諸彼情是以連  
稱也又問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所  
言乃曰忠恕違道不遠此其言忠恕之旨有輕重  
不同果輕如中庸所言則夫子之答於子路又何

以其恕言之乎答曰曾子中庸其旨無有不同也  
曰忠恕而已矣者猶曰孝悌而已矣堯舜之道非  
孝悌則盡也唯以孝悌之義推擴以求之則莫往  
而弗逢其原故曰孝悌而已矣夫子之道非忠恕  
則盡也唯以忠恕之義推擴以求之則莫往而弗  
逢其原故曰忠恕而已矣方其尚未推擴也忠恕  
與道大小固別此譬猶如碣石之水與海也水由  
碣石而以入于海非碣石之水即海也行由忠恕  
而以造于道非忠恕即道也故曰忠恕違道不遠  
也如子路之問乃其旨大曰終身是以夫子答以

其唯恕乎蓋亦應之以其大而未及其曲者也若  
但曰終身行恕者盡夫子之道則失夫子之旨遠  
矣

或又問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何以不同也答曰君子之道修己以安人而  
修己以孝悌為本安人又自安其父兄始誠能務  
孝悌以安其父兄則百行之善由此而得焉堯舜  
其處已也以此道其教人也亦以此道故曰孝悌  
而已矣夫子之道固為君子之道即教人以孝悌  
安父兄修己安人之則者而其藝文浩繁其義類

至多如詩書及禮樂之屬亦皆是也夫子欲使弟子學者一以貫之事雖差小大而執不惑其要旨雖異遠近而趣不失其歸蓋夫子之道雖其藝文浩繁義類至多亦皆欲以是成其德於已者非欲以是誇其多於人也德即君子之德也已不由其中而應之以外貌則人皆不能安於已是以尚忠也已務行其志而外不以體恤人則人皆不能承於已是以尚恕也是故夫子之所教文義繁多而要之以忠恕則必可得通達焉既得通達焉則可得成其德於已矣而所謂君子之德即亦孝

悌安父兄修已安人者也是故堯舜孔子之道其事則推夫孝悌之心而以大之者也其為之之務則本夫忠恕之德而以至之者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敬者以彼相受之心難測而因用心欲得當其所或出者之名也其疇象為我用吾實心於彼紀實相受之所或道其所出之類也周語曰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此善言敬者也又曰言敬必及天又曰敬文之恭也又曰象天能敬蓋夫天地之情天覆之地載之天尊而大地卑而小是以卑小者之於尊大者不可

敬

名

卷一

廿二

不勉崇奉而以求載之也凡敬皆象夫地載天之情  
者也是故凡敬皆敬天唯人自己而上鬼神也君也  
賢明之人也君之於視百姓雖爲已下亦能使已安  
危存亡者也小國之於視大國亦然則皆天也崇之  
畏之慮以奉之皆亦敬天也詩大雅蕩篇云敬天之  
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者乃直以上天之  
心難測畏敬之也論語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者乃以  
鬼神之心難測畏敬之也又曰子謂子產其事上也  
敬者以君心之難測畏敬之也齊語云遂滋民與無  
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者以百姓之心或有得於天

意是以畏敬之也周語又引詩昊天有成命下云成  
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其義亦同上孟子曰以大事小  
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亦敬之也論  
語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者人以晏平仲之賢  
明畏敬之也又如其言爲敬之要者左傳成十三年  
劉康公曰勤禮莫如致敬又曰敬在養神此言凡人  
其身內外皆上天鬼神之所監臨而我或有非義之  
行則必與神意忤戾以致其怒矣能常求夫無行於  
非義不干上天鬼神之怒即所謂養神者而敬之所  
要在此養神也亦乃以鬼神之心難測常畏敬之之

事也養神則可以承命故周語云敬所以承命也又云以敬承命則不違

或問易稱君子敬以直內論語言居敬而行簡又云修己以敬君子何以貴敬如此也答曰人無忌憚則慢慢則妄肆矣畏則敬敬則直故云敬以直內也居敬者身不去夫所畏承之地之謂也修己以敬者言常修己以畏承夫天意也蓋凡人事不由道則皆不可行而道原於性性本於命君子知命之出於天是以執事無不由敬周語所云言敬及天者亦以是義言者也敬則不敢忽不敢忽則

亦鮮所失是以貴敬也周語云動莫若敬

或又問居敬者居於敬而不去也而如楚語觀射父云敬不可久民力不堪則是言民之不堪久於敬也何其言敬之不同也答曰古人言敬蓋有二一用其一應外之敬乃一時應外之所為如對君上及待大賓承大祭之類即是而皆應物之無方而不敢安者也此其用心之精民所不能久者也其一守內之敬乃居常將事之所需如云敬事而信居敬而行簡及晉語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作

令不孝之類即是而皆執物之有常而不敢過者也此其勉思不必絞急民所得居者也是故敬雖為一隨所異情不可不知也

茶者承位而處之雖其身所可當者而內自執其躬如不敢當之名其疇象為當承此所體彼之紀可當

者而紀我體實內自執躬以為用之類也如殷高宗茶默

蓋以其自視缺焉故默不敢出言也書洪範五事貌曰茶茶作蕭蓋以其不敢從泰侈而自執卑下言也

如說苑載魯茶士夏曰行陽冬曰行陰亦以其不敢同於衆就安便曰茶也而如孔門言茶專亦以禮為

主故曰茶而無禮則勞有子曰茶近於禮遠耻辱是也又此所以曰勞者凡茶者以給事執勞故周語曰

茶所以給事也是也如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茶乃亦以自執卑下而其意不輕侮其君謂之為茶者也

又如孟子謂柳下惠不茶亦以其不謂身黜斥而猶自負有道言之也又如論語云巧言令色足茶者乃

是一時偽茶以譖人者與君子尚茶及志士傲茶之義大異矣

或問書稱堯德允茶論語子貢稱夫子溫良恭讓讓此其貴茶何以也答曰君子尚茶尚矣易小過

茶

象傳曰君子行過乎恭而其旨乃魯語閔馬父之  
 之言甚詳齊閔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  
 入於恭閔馬父笑之因引殷頌那篇云自古在昔  
 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  
 不敢專稱曰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  
 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又云周恭王能  
 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據  
 此自執卑下而行不敢踰其故者皆恭也魯語又  
 以此那篇為正考父所校而正考父亦大有恭德  
 據左傳昭七年所載云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

益其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  
 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饕於是鬻鬻於是是以餽余口  
 鼎乃三命所食之器也言已本非宜受命之德一  
 命已過况三命乎今我因以愈恭而以居其位矣  
 人其庶以不敢侮余乎則當得饕鬻於是也此亦  
 以自執卑下曰恭也凡事卑已貴人則必有成功  
 若夫自滿者必好自用而不能知其過乃中庸所  
 謂裁及其身者矣且人主執恭則舊憲不廢而賢  
 材在朝矣不執恭則舊法廢棄而新政日出奸佞  
 登用而阿諛日進矣故中庸云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是君子之所貴恭之義也

或又問恭敬之別答曰敬屬內動用恭屬外體貌此其別也詩小雅小弁篇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其義蓋兼體用

儉者雖人之所以為我常度所當者而我不敢為滿盈於其常度之行之名也其疇象為彼之所紀於我者我常度所當而我於其紀度常之內用體不為滿盈行之類也禮檀弓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蓋以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謂之儉也周語云夫宮室不崇器無

形鏤儉也又云儉所以足用也以儉足用則遠於憂並皆以其用物約於常度謂之儉論語禮與其奢也寧儉亦謂其用物之約也又奢之與儉反有以其行身約於常度稱者周語云居莫若儉論語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是也左傳莊二十四年儉德之共也亦以其行約於常度為儉或問君子何以貴儉也答曰豈唯君子聖人亦貴儉昔者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孝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夫子謂禹吾無間然矣蓋儉之所以可貴者其義有二焉其一自奉

儉

名壽

卷一

廿八



從約者是爲能自制其欲君子自制其欲則將必  
以尚德義不自制其欲則將必以與民爭其利與  
民爭利者必棄德義故楚語云私欲弘侈則德義  
鮮少其一用物約於度則財用常足財用常足則  
民以得安息是以君子尚儉如子貢稱夫子恭儉  
亦以是故也但小人之儉或出於貪欲謀於積貨  
者比之奢侈雖固勝然要之與君子尚儉之旨相  
去遠矣

或又問據云奢則示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則儉  
是爲慊於禮者矣論語儉則固亦似以是云爾然  
而夫子以答林放禮本之問者何以也答曰夫禮  
先王之所以制物宜者也物之致失其宜者亦由  
人各自逞其欲僭其度故也儉者與之反儉然後  
可以不失物宜是夫子所以儉爲禮之本之旨也  
且人之血氣常苦其易過節雖制抑之而或以至  
于其盈矣是以聖人非不欲其合於禮而懼其因  
以溢過故曰寧固苟如此則於夫爲禮之本思過  
半矣是以用答其問也易小過象傳曰君子用過  
乎儉者其旨同

謙者慮人思已材之或過當而言以自貶之名也其

疇象為用慮而以紀自其之所體材之紀或過之

類也易繫辭傳云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致者

蓋言見之於言也如論語所云孟之反不伐奔而殿

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又夫子語如

日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類並皆自謙以作是辭者

矣

或問恭謙之別答曰恭者以身自處卑也謙者以

言自卑下其身也

遜者與孫同於其所據之處為可避去以受彼之名

也其疇象為於已體紀其所據之處之所用為可避以人之

可來道以受之類也論語夫子責原壤以幼不孫弟

孫弟謂言不敢固執而以讓長者也又危行言孫者

言其執言不敢自固也

或問遜弟之別答曰遜者以退讓言者也弟者以

敬順言者也

讓者引身避其可據有之位而以置入焉之名也其

疇象為以引身已之紀其可據有之位令人紀體焉置人之

類也周語云言讓必及敵敵謂匹敵者也然據左傳

昭十年云欒施高疆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

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

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則臣下不取其所可得之物以致之其君者亦可稱之曰讓也周語叔向稱單襄公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此又以其視上以降殺其禮稱之曰讓也凡恭儉謙遜讓皆亦象地載天之情而人之血氣又象地氣地氣有過則以蔽天清明焉血氣有過則以妨眾庶之生焉而氣之為物常苦其易過溢者也以盈其節則其必或已過之矣盈且與夫載天之情乖矧易過溢乎是以君子之尚恭儉讓遜讓者乃所以自防其血氣之過溢且以象地載天之情者也

或問書稱帝堯克讓夫子亦言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是雖天子國君亦皆貴讓也然不知其貴之之旨何以也答曰凡小人所必爭競之物而君子者乃能委然而推與之退然而後避之於是乎讓之名出焉若夫小人當讓而不讓則必招人怨詩小雅角弓篇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罰不讓至于已斯亡言怨人之不讓而至于已則又忘其讓是以其心遞相怨也周語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益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

其綱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叔向曰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又曰德讓事咨而能辟怨可見君子無所爭競以遠怨也且君子不與民匹競與爭利是以能為之長以能安人又以能教人也禮大學曰一家讓一國興讓詩云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是君子之所以貴讓之旨也或又問謙遜讓之別答曰謙者自言卑者也遜者言不固者也讓者事避其利者此其別也

慎者心於其所循物之處思為其無過失之名也其疇象為用實思以紀為之其道所循物之處之所紀無過失之類也在易以外象不當者撰之以循物所當之處者曰慎也如論語子之所慎齊戰疾言皆先其事預慮以使其無一毫差脫也如中庸慎獨亦言審省於其中心獨熱之地使之無妄發失錯也周語云慎德之守也旨亦同凡事預慮審省以自防妄發者固自為用心之善者矣然而過慎而無節則亦歸於畏縮怯退矣夫子因示其當以禮為節曰慎而無禮則憇憇即畏縮怯退之名也

或問君子貴慎義安由也答曰凡人行事之過差  
出言之愆失率不由其心粗氣暴也心粗者少  
思省氣暴者少諦審此皆招悔咎之道也是以君  
子凡其言行皆以慎易繫辭傳云初六藉用白茅  
无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  
至也此教慎行也周語云言無遠慎也詩小雅貝  
錦篇云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言汝能自慎爾言則  
人豈有謂爾不信乎此教慎言也

或又問敬慎之別答曰敬者畏忌於彼也慎者戒  
思於已也易需卦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傳云自  
我致寇敬慎不敗也敬畏忌於寇至之難測也慎  
戒思於已所備防也此乃敬慎之別也

謹者思其往或致過失而以肅持之於其所之名也  
其疇象為當道致過失於彼其往而內自紀肅持之其用其所  
之類也論語云謹而信言其言不敢踰其分宜也易  
文言傳云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即中庸言顧行行顧  
言也

或問謹慎之別答曰謹者用心於其所出行而使  
無踰度也慎者用心於其籌數之間而使無失也  
毅者行事雖見其難而必以致之其極之名也其疇

象為紀必以其所用事行於道之所紀其類也書臯陶謨曰擾而毅左傳宣二年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韓非子載子貢之言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並皆謂彊忍以致事於其極也

或問毅即彊忍行酷之名耳而曾子曰士不可不以弘毅夫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此何以毅為貴也答曰夫子曾子之所言毅非彊忍之謂也曾子蓋言士將任重者故曰不可不弘也將以行道之遠者故曰不可不毅也遠乃行難矣知難而行力行者也力行近於仁故夫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是故夫

子曾子所謂毅者即勉彊而行難之謂也非彊忍行酷之謂也勉彊行難近仁此其所以貴者也

或又問然則毅果行也夫子又何以行必果為小人也答曰曰必則以見其主已不顧其他此其所以為小人者也苟非出於主已則君子固貴行之果也射猛獸者一有怯而退則他日難復往射之矣習騎馬而墜者不直復騎則他日難復往騎之矣君子之於德亦然知而不之行行而不之果則其德將墮焉矣是故君子之貴果行者乃所以成其德者故易文言傳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

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蒙卦象傳曰君子以果行育德

敏者能用其身於事所易愆失之處不怠而以定之之名也其疇象為能用其實體於道事所易愆失之處而以

紀之不怠而以定之之類也有事言敏者如左傳襄二十七年叔向曰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此蓋稱遠寵卒享即

出曰敏也論語敏於事而慎於言言身能時其當務而不怠失也故曰敏則有功又有學言敏者如論語

敏而好學及好古敏以求之皆言其用心之不懈也禮學記引書允命云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亦於學

言敏者也又有謂四體之用力趨勞曰敏者齊語云管戴茅蒲身衣襜褕露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

之敏以從事於田野者即是也或問曰古人自謙多言不敏者如顏淵曰吾雖不

敏仲弓曰雍雖不敏皆何以也答曰凡欲從事皆須以敏見其事當勤勉其時當速趨則振奮興作

不敢怠已者即是也若或雖見當勤勉當速趨而顧懷安佚不能從之者其所從事必不能得成功

矣今顏冉二子欲言已之從事而自嫌其似自負故先稱以不敏即亦所以卑已以敬夫子之道之

敏

名壽

卷一

四十五

禮也

慈者於我濟彼之所達其生雖其行或有所不合而亦含容以濟之之名也其疇象爲紀濟彼之所達其生於其所道有不合而我實體容以紀之之類也子雖不肖而父母憐忍以思遂致之其成立爲民雖愚頑而君憐忍以思遂致之其安生焉者並皆謂之慈也慈蓋象夫天之大于萬物無所不覆地之廣於萬物無所不載而以各令得遂其生者也爲人君父者不可無此思故左傳隱三年云父慈子孝禮大學曰爲人父止於慈又曰慈者所以使衆也慈之義又兼與惠

和相通周語云惠文之慈也又云慈和能惠左傳成十二年卻至曰慈惠以布政其他如左傳昭二十六年晏子曰姑慈婦聽禮也此於姑之於婦言慈者也禮祭義云敬長慈幼又云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此於人之於他人之幼言慈者也又有於子孝其父母稱慈者齊語云慈孝其父母即是也

或問如先生所說慈即後世所謂仁德之類者也何以不於仁言之乎答曰余所言者名義之正非可以私臆易也且如此慈德爲夫爲人君父者所必要之德故曰爲人父止於慈又曰慈者所以使



象也如齊語於子言慈孝乃以其與孝字連文慈  
但成惠和之義是以曰慈孝也若因欲以單稱之  
則此先生其視君父為愚頑不肖之意乃去臣子  
宜主之敬意遠矣此於義大有害也且德之於人  
亦有因其位君父之於慈是其位宜也臣子欲主  
慈者非其位宜也雖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亦各自  
有其宜耳陋儒或說仁如慈德更乘之以仁人道  
也之說欲以推及之上下者乃亦上下混同大小  
失倫之義古聖人之道豈容有之乎

惠者我慮彼徃之或難濟而為之有所施之名也其

疇象為已用實慮以體之有所於彼其道所之體

濟或難之類也惠之為物亦象夫天地日月之道常為

萬物之先而以覆煦之以濟其生者也論語夫子謂

子產為惠人孟子云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

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皆以其能為民

施濟稱也詩大雅思齊篇曰惠于宗公亦言文王行

事能順故於宗公意所或難濟之處無所不使之得

達也

或問君子何以貴惠也答曰凡惠有小大之別魯

語莊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曹劌對曰夫惠本而

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民而  
 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  
 不過用則用不匱莫不共祀今將惠以小賜小賜  
 不咸民弗歸也將何以戰據此知君子以平政和  
 民為大惠如不愛衣食者君子為小周語云言惠  
 必及和又云惠文之慈也又云慈和能惠又云惠  
 所以和民也又云惠以和民則阜亦貴大惠也但  
 如子產不得稱君子而稱惠人者顧夫子之意尚  
 有不滿於其所為歟

以上十七物或於心或於體或於言並皆見之其

用而以為名者也而其孝悌為人之本行孝悌則  
 不可不以願繼其父祖而以得與人為羣伍也多  
 變詐則為人所厭惡於是乎有忠信而其所施於  
 人不可不以恕所以遠怨也又凡益人以利已者  
 招怨尤之道也於是乎有敬恭儉謙遜讓之務人  
 有過失或受禍咎於是乎有慎謹之用執事怠忽  
 則必有敗功於是乎有毅敏之行使下有不思恤  
 則民乃離攜於是乎有慈惠之政孝以事父祖悌  
 以事兄長忠以中意信以履言恕以施人敬以事  
 上恭以處位儉以用物謙遜讓以與敵慎謹以慮

行毅以執守敏以趨務慈以矜不能惠以恤下則  
仁在其中矣人能上其上欲以體其心則敬與孝  
悌其可庶幾焉能居卑不競則敬恭謙遜讓其可  
庶幾焉強立不固勉致其務則毅敏其可庶幾焉  
承事不敢慢忽則謹慎其可庶幾焉敬事欲有終  
始則忠信其可庶幾焉視衆庶猶身則恕與慈惠  
其可庶幾焉衆庶者天之所生也所行乎衆庶者  
天之事乃禮也以身居卑者不敢犯其天也卑已  
勤身於其禮其事有終始以庇衆庶者君子之所  
命於天者也是之謂克己復禮 八名疇卷之一終

